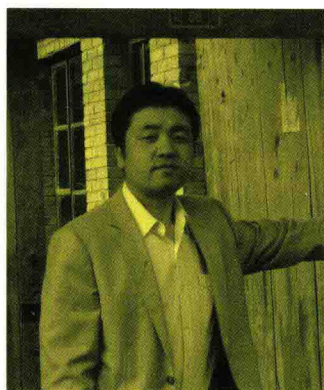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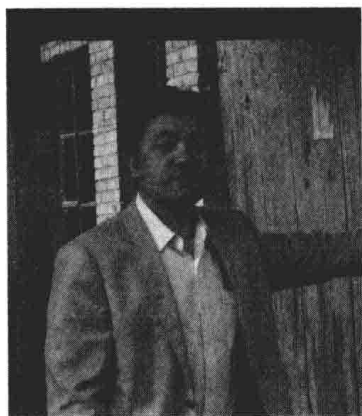
月亮湖

YUE LIANG HU

朱子青◎著

揭开月亮湖女神的神秘面纱，抒写罗布泊的生死传奇。

游荡于城乡之间的灵魂，直面当下生存的现实处境。



月亮湖

YUE LIANG HU

朱子青◎著

揭开月亮湖女神的神秘面纱，抒写罗布泊的生死传奇。

游荡于城乡之间的灵魂，直面当下生存的现实处境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月亮湖 / 朱子青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 9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73 - 1

I. ①月… II. ①朱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1160 号

月亮湖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: 恰同学芳华)

朱子青著

责任编辑:刘仕杰

封面设计: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 - 8773084(编辑部) 0931 - 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~ 3 000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73 - 1

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生命在鲁院

李一鸣

鲁院，一个神奇的所在。一个小院，隐在十里堡；一座小楼，藏于芍药居。居于大都市，却没有豪华，缺乏轩敞。但在多少作家心里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，故乡般温暖。为她而来，跋涉千里；从此而去，频频回眸。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。时间万水，空间千山，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、情感美化、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。鲁院，意味着单纯、纯粹、青春、美好，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、文学栖居的远方。从与她结缘那天起，“鲁院”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“情结”。回望，相忆，引颈，怅惘，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。

在鲁院，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，底蕴性打造，研究性学习，创新性研讨；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，明晰的精神秉持，滚烫的心灵追求，深沉的文学担当；他们发愤着，孜孜不倦、兀兀穷年地阅读，沉浸浓郁、含英咀华的涵泳，博考经籍、撷华摘艳的覃思，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的交心，且行且思、且珍且惜的实践，投身生活、扎根实际的体验，吟安一字、拈断数须的磨练；他们享受着，思与思的碰撞、诗与诗的交融、传统与现代的对接、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，拒绝知识性傲慢，呈现平等性亲和，力行研究性对话，达致成长性提高。

在鲁院，他们阅读先人著作，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，追远溯源，捕捉远古的回音；披览当下文丛，沉潜涵泳，如鱼在水，探寻未知的秘境；清夜独坐，一桌、一椅、一笔、一纸、一键盘、一屏幕，一腔心绪，一幅剪影……

在鲁院，他们步入精神世界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。

美在品位。一个人抛却物欲，远离浮躁，沉下心，稳住神，坐得住，学得进，写得沉，不论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，还是烈焰炽炽、热风难耐，潜心攻读，养性修身，自是一种境界、一种修炼、一种品位。灯红酒绿，太醉；香车美女，太俗；追名逐利，太累；鸡毛蒜皮，太碎。只有读书写作，最好、最妙、最美！

美在享受。读书写作，拍案而起，击掌而坐，捧腹而笑，抚掌而哭，扪胸而问；为之歌、为之舞、为之泣、为之诉；找到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己；寻回真情、真意、真志、真理；使人生得其所、生活充实、生长快乐、生命美丽。书人默契，会心而悦，读书写作真好！

美在进向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写到深处最有味。读自然，一朵花上见命运，蓬松白云有人生；读社会，红尘滚滚藏清明，关系交织蕴涵深；读人心，大海般喧腾，密根般纠结，一个针眼，穿过八级大风；读佳作，形象上入心，理论上入脑，全局上着眼，细微处体验，读出语言、读出情感，读出哲学，读出诗性。读书，可救急；写作，能救命！

于是，读书写作，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、生活追求、生命状态。

有一种力量，叫文学；

有一种美好，叫回忆；

有一种感动，叫青春；

有一种生命，在鲁院！

（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）

C 目录 Contents

守 护	1
最后的疼痛	16
杜 阿	64
晌礼前的大净	76
骑士的摇滚	90
我和谁都不想谈	107
谁在我身体里种下了蛊	117
蠕 动	125
羞 耻	135
十三号线	144
梦的阴影	154
月亮湖	164
跋	197

守 护

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，不要为罪恶和横暴而互助。
(《古兰经》5. 2)

一

我抱着刚满两个月的儿子，在人民医院儿科走廊里走来走去。

大街上渐渐地喧闹了起来，新的一天已经开始。走廊里光线暗淡，弥漫着浓烈的消毒水味儿。儿子还在熟睡，我亲了亲他那红扑扑的小脸儿，裹了裹被单，在采血室对面的木头长椅上坐了下来。

一年来，我曾无数次内心祈祷：胡大呀，请赐给我一个健康的孩子，无论男女！

刚刚过去的这个夏天是多么不平常呵。

在我人生刚刚迈进四十岁的时候，我如愿得到了一个儿子。亲友们说：“儿女双全，一个好字，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！”

是呵！儿子带给我的愉悦是发自内心的。这两个月来，我处在一种半醒半醉的状态，不敢相信这就是我的人生，内心深处充满了难以摆脱的担忧与恐惧，我担心幸福会稍纵即逝。

我看了看手机，九点整。早上七点我们起的床，实际上，我们夫妻一夜没有合眼。

一星期前，我电话预约挂了专家号，昨天如约前来就诊。儿科门诊大厅里一片嘈杂，长椅上坐满了抱孩子的人。挂号处一位年轻的护士不时地喊：

“大家安静些，不要影响医生的就诊！”

年轻护士身形消瘦，戴着 V 字形的护士帽，面色白净，眼睛出奇地大，有点像电影演员李小璐。看到她，我突然想起了那位叫迪丽娜尔的产科护士。

妻子产后出院以来，我一直想找一找这位天使般的护士，向她表达我的感谢，不知不觉，忙乱中一晃两个月过去了。

快中午饭的时候，才轮到我们就诊。专家是一位年近六旬的女医生，面容慈祥，神情安静。我小心翼翼地问了声好，把孩子抱在她的跟前。

“醒一醒，小宝贝，让奶奶看看！”我套着近乎。

“皮肤真白！”她轻轻地握了下孩子的小手，翻开空白病历边问边写：

“多大了？”

“刚两个月。”

“顺产还是剖腹产？是否足月？”

“剖腹产，早产半个月！”

“早产原因？”

“产前一个月出现妊高症。”

“出生时的体重、身高？”

“体重两公斤四百，身高四十五公分！”

“把孩子放在床上吧！”

孩子一放到床上就睁开了眼睛，对眼前的陌生的人视而不见的样子，这让我揪心。前一段时间，我曾无数次地用红色的玩具吸引孩子的目光，我无法确定，孩子的视力到底是否正常。

出院的病历上曾清清楚楚地写着，要求孩子在三周内要进行视网膜眼底筛查。因为是早产儿，尤其是体重少于两公斤半的，易患视网膜脱落症（导致失明）。不知是因为恐惧这一后果，还是觉得孩子太小，不想让他承受太多的痛苦，就一直拖着没有去专门的眼科医院检查。后

来，身心疲惫的我们再也无法忍受煎熬了，便鼓足勇气去了解放军474医院眼科。先是给孩子散瞳，散瞳前，一位姓李的医生先是看了看孩子的眼角，对我进行了情绪上的安慰：

“我看不会有事的，在国外都是两公斤以下的轻体重儿才进行筛查，据我们临床观察，来我们医院就诊的两公斤以上的孩子，几乎没有查出病例！”

我听了，稍稍放下了心。等瞳孔完全散开后，医生拿出医院里唯一的一台仪器（观察镜）进行检查。李医生叮嘱我压住孩子的胸和手，固定住孩子的头，他们要进行观察。我不知道他们要怎样检查，就照着他们的说法用自己的胸压住孩子的胸，双手固定住孩子的头。一位年轻的男医生拿出一对银灰色的宽钩子，放在孩子的眼皮上，慢慢地钩了进去，拉开了孩子的眼皮，当孩子巨大的眼球突然呈现在我的眼前了，我浑身颤抖了起来，李医生拿着观察镜慢慢地对着角度观察。

这时，孩子在身下开始声嘶力竭地哭喊，声音极为尖锐，其委屈恐惧之情状难以形容。那声音像一柄锋利的刀子刺进了我的心脏，我感到浑身出汗，心揪成了一团，我感到自己由一个慈父瞬间变成了一个帮凶。可是，这容不得我半点疏忽，我用力地摀住孩子，让他无法挣扎，妻子不敢看这一情景，只好在躲在观察室外。

检查结束后，我将孩子重新抱在怀里，在孩子断断续续的哭声里，我紧张的心又一次悬了起来，这时妻子也跑了进来，我们都不敢做声，静等医生的检查结果，那样子就像嫌犯等待宣判一样。

李医生收拾好观察仪器，慢条斯理地说：“一切发育正常！不要担心！”

那一刻，我突然鼻子一酸，回头看妻子时，泪水早已涌出了她的眼睑。

二

专家让我解开孩子的衣服，她握了握听诊器的头，慢慢地放在孩子的胸脯上。突然孩子哭了起来。虽然这是一次例行检查，但我还是想从

专家的脸上寻找一些信息，可专家的表情始终是一样的，充满了慈爱。之后，她轻轻地打开被单，双手卡着孩子的腋窝，将孩子举了起来，并试着让孩子双足着床，可孩子垂着腿，脚后跟不能完全落地。

“肌张力有些高！70度，你们要多给按摩……”她轻声地说。

我的脑子嗡地一声，便下意识地急问：“对不起，医生，我问一下，肌张力高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啧，不大要紧，明天化验一下再说。”她咂巴了一下嘴，似乎对孩子这样的状况有些担忧。说完把单子与病历一并给了我。

出了诊室，妻子的表情有些呆滞，我一边安慰她，一边抱孩子开车门：“没问题的，我看就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前段日子你总不放心眼睛，检查后没事了吧，还让孩子受了那么大的罪”话虽然这样说，实际上自己也担心得要命。

我在安慰妻子的同时，心里头也在默默祈祷：“从怀孕到现在，检查了多少次，闯了多少次关口，担了多少惊，受了多少怕，不都一步步地走过来了吗，相信这一次也不会有事的。”

记得第18周孕检后，妇幼医院的医生要求妻子做羊水穿刺：

“妈妈属高龄产妇，唐氏化验数据显示结果是高风险，也就是意味着孩子痴呆儿的可能性较大，当然这只是可能，我看你们最好还是做一下羊水穿刺，如果有问题，终止妊娠，以免将来受苦……”

“风险大不大？”

“没多大风险，我们医院这项技术已经很成熟了！”女医生一边接待其他的病人，一边对我讲。

“唐氏儿就是双眼距离比较大的那种孩子！”旁边的一个女人说，她一说，我突然觉得在哪儿见过这样的人，个头不高，双眼距离大，眼光呆滞，面无表情，一时心里头冷嗖嗖的。

医生的话让我们夫妻俩又一次紧张了起来，一路忐忑不安地回到了家，一到家，急忙打开电脑，在百度上搜索羊水穿刺的有关知识：

做羊水穿刺最好的时间在16-20周之间做，通常是年龄在35或35以上的孕妇做，做的时候是在level2B超的引导下用一根针头扎入子宫吸取一点羊水，然后拿出来放实验室里，经过大概一个多星期的染色体

培植来确定婴儿是否畸形，包括兔唇和先天性疾病。另外性别也能查出来……它肯定是有风险，但是它的总风险率，导致胎儿流产的风险一般来说，不超过1%。而且，现在像大中型的医院，原则上，我们要求做羊水穿刺必须是在B超下面做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在B超下面看着，躲开孩子和胎盘。所以这样对孩子造成损伤的可能性就更小了。

一时，我们夫妻俩有些寝食不安，在上班的间隙，一遍遍查阅咨询，有的说早早地发现总比今后生一个痴呆儿拖累一辈子要好，有的说生命无论智愚，都有生存的权利，作为穆斯林更不应该，这是大罪。那一段日子，我每两天都要洗一次大净，在礼拜前以及接杜哇（祈祷）时，我都要向真主祈求：愿真主赐给我一个健康的孩子，无论男女！

后来，我咬了咬牙对妻子说：“就算是一个痴呆儿，我们也要生下来，养活大！”

除了唐氏儿的高风险之外，第20周我们去做三维彩超，三维彩超是立体动态观察，不仅可观察到胎儿成长的过程，而且可以检查胎盘、羊水及脐带的变化，更重要的是对良恶性肿瘤鉴别及脐带疾病、胎儿先天性心脏病及胎盘功能进行准确评估。当时妻子进了B超室，二十多分钟还不见出来，我就紧张得坐不住了。正胡思乱想着，妻子神情低落地从B超室出来了，我心想，肯定又有什么不好的情况出现了，于是，急忙上去问她：“怎么样？”

妻子走得很慢，她看起来非常难受，一边慢慢地走，一边将检查结果给了我，我一看三维图，突然高兴了起来，孩子的一条手臂放在胸前，眉阔眼大，

“这一看就像我！”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。

接着，我看到了单子末尾的结果：双肾有轻微的分，左侧4.7毫米，右侧5.1毫米。

“双肾分离！双肾分离！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病，严不严重？”我一边扶着妻子向前走一边自言自语。

回家后，我们托关系找了一位医生，他给我们进行了解释：“正常胎儿肾脏的集合系统可有轻度分离，小于10毫米基本上都是正常的，大于10毫米有可能是肾积水。肾积水分为两种。一种为可复性，出生

后一泡尿就好了。另一种为不可复性：积水宽度超过2厘米，肾实质小于3毫米，出生后应及时治疗。你们先回去，观察半个月或一个月再复查一下，不要紧的！”

我们听了，稍稍放心了下来，但心头还是有一层沉重的阴影。我在内心仍一遍遍地祈祷。

怀女儿的时候，我们几乎没有操什么心，甚至没有进行几项孕检，感觉这一切的来临都是自然而然的，这次才真正体会到了当父母的不易，孕育一个健康的小生命的不易。

后来，我了解到，肌张力过高有可能是脑瘫。而肌张力高型脑瘫患者，肢体运动明显减少，动作刻板、别扭，头经常不能放在正中位置，常常是转向一侧或后仰，手肩向内、向下旋转、屈曲或伸展。双手常成握拳状，拇指贴掌心，其余四指将拇指握住，手背朝前，掌心向下。脊柱常不同程度出现后凸或者侧弯，髋关节部位常不能充分伸展而保持一定程度屈曲。下肢常出现交叉，跟腱紧张导致扶站时足底无法放平，只能脚尖着地。

难道我的小宝贝会是一个脑瘫儿？

三

我们决定再要一个孩子之前，岳父母不远千里去上拱北（中国伊斯兰教先贤陵墓建筑的阿拉伯语称谓），回来时给我们带了一个铃铛，黄铜色的，拇指般大小，用一根绿色的丝线坠着，声音甚是清脆。岳父让我们将铃铛挂在高处、干净的地方，并说起这铃铛的灵验来：“好些多斯达尼（教众）都如愿有了孩子……将来你们有了孩子，还是要给还回去的！”

我明白老人的良苦用心。

在拿回铃铛的第三个月后，妻子怀孕了，我有些不敢相信，去医院又进行了B超确诊。在激动兴奋的同时，我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了这只高高悬起的铃铛，无端崇敬之情从心底升起。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，我每

周至少要进行两次大净，举意礼拜。

在经历了36周的担心之后，妻子的体征指标倒还算正常，但第37周孕检的时候，没想到血压出现了异常，社区医院初步判断为妊高症，当天下午我们就住进了市妇幼保健医院。住院后，妻子卧床输液（硫酸镁），我守在床边在网上查阅妊高症的相关知识。

“妊高症病情严重者会产生头痛、视力模糊、上腹痛等症状，若没有适当治疗，可能会引起全身性痉挛甚至昏迷……病变可累及多个器官，严重时可导致心、肝、肾、脑等主要器官缺氧、水肿、坏死，甚至功能衰竭。”

一看到这段说明解释后，突然联想到父亲因高血压而中风失语的情况，我又一次变得恐慌了起来，便又转到了医疗条件更好的自治区人民医院。当时，妻子并不太了解妊高症的风险，也没有明显的异常反应。转到人民医院产科后，经过全面检查，确定为子痫前期，24小时血压检测仪监测妻子的高压180，低压120，确属妊高症无疑。

我解到子痫是产科的危、急、重症，严重威胁母婴生命安全。医生告诉我们随时要准备手术，这时妻子才有些慌。

同病室有一个年轻的孕妇，瘦瘦高高的个头，肚子好大，高高地鼓着。我注意到她的情绪糟透了，不时地给身边照顾她的母亲发脾气。她的羊水过多，查不出原因。与她相邻的靠窗病床上，是位年龄稍大的孕妇由于羊水过少，导致胎儿心跳过快（先天性心脏病），在医生建议下做了引流手术。

在人民医院住了一周，决定手术的前一天晚上，我被主治医生叫到办公室。楼道里静极了，幽暗的灯光下，主治医生耐心地给我讲了妊高症与剖腹产的风险，像做培训课一样。后来，她给了我好几张表，让我仔细阅读后签字。我明白这一切都是医院规避责任的做法，也是手术前的一项例行工作，就按要求工工整整地签了字。那一刻，我的内心有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，心想，只要妻子能够平安也就足矣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是第一床手术，手术的医生是朋友的朋友，年纪与我们相仿，身材富态，人也长得漂亮，穿着打扮甚是时髦，这让我有些不太放心。从她的手术经历来看，她已经是专家级的人了。后来，听

妻子说，在产房麻醉前，她一直同妻子聊天，叫着妻子的名字，就像叫一个很熟悉的亲属或同事的名字一样，让妻子紧张的情绪及时得到了缓释。

手术的这天一早，年近七十的岳父岳母都来到了医院，我随护士去办理输血手续的时候，妻子被推进了产房，等我办完手续回来时，发现岳父坐在楼道靠窗户的一条椅子上，有些心神不宁。他是德高望重的阿訇，也是见过世面的人，这时候也免不了紧张。岳母坐在病房里，面色看起来相当疲倦，可以想象得到她一夜未眠。

我问过医生，平常剖腹产手术最多一个小时。可妻子十点多一点进的产房，我们在外面等了一个半小时还不见出来。快十二点时，我发现岳父慢慢地平静了下来，他问我给孩子起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好呢？我知道他问的是经文名。因为紧张的缘故，我连孩子的汉语名都没有起呢！这时，女儿打电话来问妈妈生了没，我说还没有呢。正说着，远远地看到电梯的门开了，从里面推出了一个人，我飞奔了过去，正是妻子。

妻子的脸色有些苍白，神情显得异常疲惫，当我发现她的身边没有孩子时，心突然一沉，走了两步，忍不住问妻子：

“孩子怎么样？”

妻子轻轻地摇了摇头，似乎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。我想也许孩子没有保住，一时悲从心底升起，眼泪就涌了出来。但我还是握了握妻子的手：“只要你没事就好！”

又走了两步，妻子用微弱的声音说：“孩子有些小！”

我一听，喜从天降：“小就小，怕啥，只要平安健康就行！”我边擦眼泪边高兴地说。

随行的护士这时说：“不要担心，孩子现在送进了重症监护室！还需要观察两天。”

她这样一说，我又担心了起来，但看到妻子虚弱的样子，心想先将她推进病房再说。在推出妻子之前，岳母被叫了进去，她抱着孩子送到了重症监护室，也就是说，除了妻子外，孩子第一个见到的人是他的外婆。岳母是一个心地善良，做事大方，性格坚韧的人，都说孩子生下来，性格像第一个见到的人，我祈望孩子能平安健康地长大，有他外婆

那样的性格。

还未及说话，护士问我产妇身下垫的纸有没有，没有赶快去买，我递给她纸，护士说，这个不行，要买吸水性强的粗糙的那种，那种还便宜。我转身便下了楼，等我买上纸来时，岳父一个人在病房里守着妻子。这时主治医生也就是手术医生的助理走了进来，询问产妇的感觉，临走前，我忍不住问了一句：

“孩子怎么样？”

“好着呢，别担心，就是体重稍轻了点。”

“男孩还是女孩？”

“怎么，没有人给你们说？”

“没有，我还没见孩子！”

“恭喜你，是一个男孩！这下你是儿女双全了！”

“谢谢，谢谢你！”我感到鼻子有些发酸，内心涌动着一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幸福，比我获了什么奖，中了巨额彩票，甚至比结婚时更为幸福。我感到自己突然站到了一个高台上，看到了更为广阔的天地，接受到了真主的恩赐以及众多人的祝福，体会到了一番不同寻常的人生况味与景象。回头看岳父时，他竟然别过脸去也流下了激动的热泪。

后来，岳父告诉我，在妻子手术之前的一个晚上，他梦见有人送孩子给他，抱给他一个个地选，他看完一个不满意又换另一个，一连选了好几个……

四

下午，到了重症监护室探视时间，妻子的姐姐与妹妹都来了，我们一同去看孩子。当护士将孩子抱出来时，我看到了一个皮肤黑红黑红的肉团儿，头发很多，眼珠子黑得发亮，仿佛打量着面前的四五个陌生人，仅仅是一分钟的时间，孩子又送回了保温箱。孩子的精神状态极好，没有那种唐氏儿的特征，这多少又让我放心了些。

我牢牢地记住了孩子的相貌。后来，我们从监护室外的电视屏幕上

观察，看着孩子翘着小拇指、小腹一收一放均匀地呼吸着，他的手脚与头部连接着叫不上名字的仪器管子，我用手机拍了照拿给妻子看，并发给远在另外一个城市的弟弟让拿给父亲去看。本想将这个喜讯告诉亲朋好友，却因早产和种种担心只好作罢。

好在48小时后，我接到电话，可以抱回自己的孩子了。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走到了监护室门口，一个约摸二十岁上下的护士从里面抱出了孩子，我一眼就认出这是我的孩子。隔着玻璃，我看到监护室内至少有二三十个保温箱，每一个保温箱内都有一个令人心疼与激动的小生命。小护士的刘海几乎遮住了眉毛，她在放置与包裹孩子的时候有些随意，似乎包裹的不是一个生命。她说孩子刚喂过奶，并向我交代了给孩子的奶量，多长时间喂一次。我接过孩子只是一次次地说好！自打近距离地看到这粉团儿，这心头肉肉，并小心地将他抱在怀中的时候，我的心一直在颤抖。

妻子还在产科，住在原来的病床。当我小心地将孩子抱到新生儿科病房时，我注意到孩子的人中处有乳白的奶液，我没有意识到孩子刚呛过奶。

我小心地将孩子放到床上，孩子突然哭了两声，紧接着鼻孔嘴巴里开始往出呛奶，大约因为奶液呛进了呼吸道，堵塞了气管，孩子便本能地在床上扭动，一时哭不出声来，很快浑身抽搐，脸色发红进而青紫。我吓得大叫护士，一个年轻的护士闻声跑了进来。见此景况，也吓坏了。接着跑了出去，很快，一个大约三十左右的护士跑了进来，她迅速地将孩子侧放，并使劲地拍后背，但孩子仍然没有通气。护士一急，抱起孩子直奔隔壁的治疗室，我紧跟着她跑了过去，她迅速地从靠墙的柜子里拿出了两根长长的软吸管，先是从孩子的鼻孔里噌噌噌快速地穿了下去，很快就吸出了一些奶液，紧接着又从嘴巴里塞进去，一边吸一边连续使劲地拍了拍孩子的后背，很快，孩子哭出了声来。

这个过程大约持续了有五六分钟。

看到孩子哭出了声，几个人都松了一口气，我几乎要跌坐在地上了。

“不要紧张，没事了，放心吧！”这位护士转身来对我讲。

这时，我才如梦方醒。我注意到，这是一位面容姣好、气质娴静的维吾尔族女护士，高高的鼻梁，长长的睫毛，大大的眼睛，皮肤白净，脸上有几粒雀斑，她戴着V字形的护士帽，白色的护士服一尘不染，在红色的胸牌上写着四个字：迪里娜尔。由于紧张，当时竟连一句谢谢都没有对她说。我将孩子紧紧地贴在胸口，久久地不愿放下。

孩子出生后的第三天，妻子转到了新生儿科，同孩子一个病房，因为血压还没降下来，加上要消炎，也在大量地输液。上午医生查房的时候，一个更为年轻的小护士指着孩子说：“这个孩子昨天下午死过去了一次！”这让我听得心惊肉跳。

按理应说是孩子有过一次窒息，可她没有这样说。我正要发作，这时医生又问及其他的事，我只好作罢。虽然这位护士用词不当，但她说明了两点，一是孩子确实窒息过，这可能对大脑造成伤害，其二是那位叫迪里娜尔的女护士及时地救了儿子一命。

查完房，孩子开始输液，我问主治医生为什么要输液，她告诉我，孩子出生后颅内轻度出血，但不要紧，需要止血消炎。一听颅内出血，我的神经又紧绷了起来，我问是怎么回事，医生回答，现在还查不清楚，不过不要紧的，放心吧！岳母听了，安慰我说，不要紧的，慢慢就吸收了。

于是，我一边看着孩子边输液，一边照顾妻子，几乎是两天两夜没有合眼。第四天下午，小姨子来看望，我靠墙坐在床边很快就打起了呼噜，没想手机从手里滑脱后掉到了地，惊醒了过来。

第五天，妻子与孩子的情况相对都稳定多了，妻子看到瘦小的儿子，挣扎着起来用吸奶器催奶，那股劲头有拼命的感觉。我理解她，她宁可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儿子的健康，她想让儿子早一点吃到母乳。看到孩子终于吃上了母乳，并在睡梦中露出微笑时，我终于睡了一觉。等我醒来时，病房里堆满了礼品与鲜花，尤其是妻子单位的人和朋友络绎不绝地来看望，都送来了祝福与礼物，这真让人感动。

第六天，病房里转来了一对哈萨克族夫妇，年龄大约四十左右，妻子七个月早产一女，孩子连同保温箱都搬到了病房里来了，看到保温箱